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22

古代世界的终结

[法] 菲迪南·罗特 著

王春侠 曹明玉 译 李晓东 审校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上海三联书店

• 013051847

K126
27-2

古代世界的终结

〔法〕菲迪南·罗特 著 王春侠 曹明玉 译 李晓东 审校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北航

C1658978

上海三联书店



K126
2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世界的终结/[法]菲迪南·罗特著;王春侠,曹明玉译.
—2版.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6
ISBN 978-7-5426-4183-0

I. ①古… II. ①菲…②王…③曹… III. ①罗马帝国—历史—研究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1014 号

古代世界的终结

著 者/[法]菲迪南·罗特

译 者/王春侠 曹明玉

审 校/李晓东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24175971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6月第2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510千字

印 张/36.75

书 号/ISBN 978-7-5426-4183-0/K·217

定 价/65.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戴俊

主 编 陈恒 黄韬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王忠欣	王晋新	王秦伟
王晴佳	卢汉超	刘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强	李剑鸣
杨共乐	汪民安	范景中	陈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淳	林在勇
郑克鲁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洋	彭刚	彭小瑜	蒋竹山
魏楚雄			

编辑主持 王秦伟

总序

陈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

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文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前言

古代与中世纪

ix

本书旨在建立《人类的革命》(*Evolution of Humanity*)丛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联系。本书引入了“中世纪”的概念。在此使用“中世纪”这一传统说法界定这个历史时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正是我在序言中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人类的革命》的第一部分阐述了社会组织的进步与人类协作的发展促进了帝国的形成——东方诸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君主国家。罗马帝国继承了千年的传统,建立了国家,与此同时吸收了希腊与东方文化融合之后的文明精华。

但是,这个强大的地中海帝国却没有能保持持续的发展,在经历激烈而徒劳的抗争之后,它迅速走向了衰落和崩溃。罗马帝国自身所固有的这种“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是“呈现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面前最令人震撼的景象之一”,而古代世界的衰亡“可能是世界历史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¹

在前面的几本书中,儒盖(P. Jouguet)、奥莫(L. Homo)、格莱涅(A. Grenier)、沙博(V. Chapot)和杜坦(J. Toutain)已经指出政治腐败与理性和道德堕落等多种原因:在本书中,罗特运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对这些材料进行独特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正在走向终结的世界中所蕴含的新世界的元素。

即便是外部环境使罗马帝国的处境不断恶化,我们也不能否认

1 罗特(Lot),第172页。

最终促使其分崩离析的还是内在的因素：我们再也找不出比罗特所说的罗马帝国的“所有生机都已经土崩瓦解”更好的解释了，正是这一点宣判了帝国的终结。²

最初，这种困境体现在政治方面：帝国权力机构的孱弱无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没有哪个神圣的继承法可以确保帝位的继承能够抵挡军队的反复无常和暴虐行径。³一开始，皇帝们借助军队进行统治，但是到最后却发展成军队通过皇帝实行实际的统治。军队常常出于一时的喜好或其他琐碎的动机拥立新帝，随后又轻易地废黜他们，先是向他们高呼效忠与喝彩，接下来再谋杀他们；尽管这些皇帝所穿的华丽服饰尽显东方帝王式的气派，但是却对他们的统治影响甚微，繁缛的外表只不过是掩盖内在的虚弱。

毫无疑问，他们之中也有卓越的人物：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普洛布斯(Probus)、奥莱里安(Aurelian)、戴克里先(Diocletian)、君士坦丁(Constantine)、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狄奥多西(Theodosius)，这些“强势人物”延缓了帝国崩溃的进程，如果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将会在3世纪时就陷入黑暗之中。⁴但是拯救帝国衰退的重担太沉重了，甚至对这些“聪明绝顶”和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而言也是如此。⁵没有“集体的意识”，⁶也没能形成罗马民族：⁷因为缺乏内在的统一，它只是出于对专制君主政体的需要而统一了帝国。而且皇帝虽然一度非常重要，但是他也并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庞大的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内颁布并执行一切政策。管理机构，即一种能够提供绝

2 第84页。参见沙博，第22卷，第474页。

3 第8、12页。参见昂托(Honto)，第18卷，第452页。

4 第10、173、183页，参见沙博，第22卷，第78—80页。

5 奥莫，第18卷，第452页。

6 罗特，第225页。

7 奥莫，第18卷，前言第15页。参见沙博，《古代世界衰亡的原因》(*Les causes de decadence du monde antique*)，载《历史综合杂志》(*Rev. de Synth. hist.*)，第42卷(1926年12月)，第88页。

对服务的官僚体制的出现,为未来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模式,虽然这种官僚体制并不完善,但是这一机构却逐渐侵占了皇帝的权力,并最终架空了皇权。⁸这样一个“过于庞大、过于科学、过于复杂”的国家机器,依然无法取代民族精神,又如何能够阻止帝国的一分为二和被瓜分,或者说阻止西罗马的“分崩离析”呢?⁹

帝国的生命力逐渐消退,甚至变得“僵化呆板而毫无生机”,¹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等级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人都不再信奉公共精神,也没有任何共同的兴趣:人们对所谓的义务与责任都避而远之,唯恐躲闪不及,对这种状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呢?如何才能避免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呢?答案就是每个人都应被限定在他现有的地位和秩序当中,也就是说“应固守他的职业”。这样一来,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将被永久性地继承下来,不论他是士兵(这已经是最低的等级)、商人、隶农(*colonus*)还是官员。

xi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隶农制度被巩固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罗马衰落时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同现象。城镇与乡村地区的角色发生了互换。那些重要性仅次于希腊的罗马城市变得声名远播,¹¹在拉丁姆(Latium)以及整个意大利地区,城市曾经吸纳了大量的农村人口。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发展逐渐衰退,乡村地区在奴役剥削穷人的基础上吸引着贵族阶层。

罗特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变化的生动描述。他用大量的篇幅细致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帝国已无法创造足够的财富:经济发展很快跌落到入不敷出的境地。如果我们把罗马比作一只“章鱼”的话,那么古代城镇可以被看作是“触手”。¹²罗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活动,这一点造成了产业阶层的缺乏,处

8 奥莫,第18卷,第452页。

9 罗特,第186页。

10 罗特,第100页。

11 参见第10、15、18卷。

12 罗特,第75页。

在这一阶层的人员不断减少并迅速贫困化，¹³与此相伴的是游手好闲、贫困、教养缺失以及财富的匮乏。财富的匮乏缘于入侵与劫掠，这种匮乏不能吸引人们从事工业，更不能有效地刺激工业的发展。相对来说，当时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很高，他们的喜好也很稳定；罗特曾经指出“罗马文明单调乏味”。¹⁴技术发展早已停滞不前，奴隶制度也无法弥补国家组织机构中的某些不足。¹⁵商业活动普遍受到轻视，影响也非常有限。罗马的资本并没有被投放到工商业和农业即不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实业回报，而是选择与信贷相反的高利贷。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完善；当货币变得日渐稀缺时，人们就采取以实物形式支付酬劳这一比较原始的经济方式来解决。¹⁶

不断膨胀的人口将整个帝国消耗一空。在这个国家当中只有一种财富即土地还没有被耗尽。这就是土地——特别是经过了3世纪人们的忽视之后——为何成为所有人，不论穷人还是富人关心甚至是垂涎的对象的重要原因。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穷人和隶农被牢固地依附在土地之上，当然在土地耕种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个人收益，因为土地以她的固有的胸怀哺育着所有的人。¹⁷经过认真的权衡考虑，富人们从已经厌弃的城市中逃离出来，选择乡村地区定居下来，那些城市日益变得壁垒森严，狭窄的生活空间让人感到窒息。在将近15个世纪的时间内，贵族们一直住在乡村。在帝国末期纷乱的年代里，大庄园里的人们却过着稳定自治的生活。在城市与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贵族阶层掌握了土地就意味着拥有了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日渐衰微的权力。¹⁸

13 第66页，参见《国际综合中心》(Centre int. de Synthèse)简报，第4期(尚未出版)，其中有对人口统计中应用统计方法困难性的相关讨论。

14 罗特，第73页。

15 参见第2卷和第20卷前言。

16 罗特，第59、83—84页。

17 第113—114页。

18 第125、182页，参见沙博，第477页。

除了这些衰败的因素之外,还有所谓的“宗教的弊端”。¹⁹从政治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基督教对帝国的解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基督教之所以被迫害是因为它不容许自身融入异教,也拒绝帝国旧有的宗教仪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代社会的发展都被这种冲突左右。君士坦丁仅仅是将角色调转过来,罗特对他的功绩曾经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君士坦丁是否宣布了宽容政策?我们确定的事实是他支持基督教而让异教面临迫害,这是一个疯狂的举措,或者说是一个天才的举措,这一行为可以说毁誉参半。不论怎样,其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基督教受到了政权的支持并在神学论争和对正统教义的辩护中纳入了国家体系。帝国内部由于基督教的胜利变得危机重重,原有的困境更加恶化,这一结局在此前的发展中已初见端倪。²⁰即便没有蛮族入侵,帝国的生命力也已深受影响。不过,蛮族的入侵以及他们的劫掠行为是决定性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帝国的最终崩溃。

第22卷向我们表明,在整个罗马周围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例如汪达尔人(Vandals)、哥特人(Goths)、阿勒曼人(Alamans)、法兰克人、萨克逊人、勃艮第人(Burgundians)、赫鲁尔人(Heruls)、阿兰人(Alans)、苏格兰人、皮克特人(Picts)、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魁提人(Quadi)、摩尔人(Moors)和努比亚人,这些民族的文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他们发起了对罗马的一系列征服活动,这些军事征服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一种潜在的危险,虽然这种危险已经使罗马边界躁动不安,²¹这就是蛮族(Barbaricum)。²²

19 第23,183页。

20 第42页,参见第28—29卷。

21 沙博,第76—78页。

22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见约嘉(Jorga)编《人类历史论文集》(*Essai de Synthès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第2卷,第17页。

一些“蛮族”²³进入军队,为他们日后掌控帝国发号施令做好了铺垫,在入侵之前这些蛮族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渗透活动。在东部由于被一些蛮族吓破了胆,罗马开始向一些蛮族纳贡以保得一时平安。²⁴而在西部军队中已经充斥了大量的蛮族人。漫长的边境线造成的巨大防御压力使军事防御成了一句空话;内地的城镇或多或少都构筑了城墙保卫自己;边境的情况则更糟,那些士兵兼劳工早就由于忙于土地耕种而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所谓的作战部队,即早已不复当年的军团,是由从日耳曼借来的骑兵拼凑而成的。在4世纪中叶,士兵或者说军人就是蛮族的代名词……在4世纪和5世纪,所谓的罗马军队难道就简单地意味着一支为罗马服役的军队吗?²⁵

在这段时期内,上文所述的冲击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冲击一部分是由于西方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新移民浪潮引起的。对这场民族的巨变,游牧帝国摧毁农业帝国的特征以及这些游牧帝国的首领的作用,罗特都做了重要的论述;²⁶他为我们描绘了由日耳曼人迁徙引发的一系列斗争的精彩图景。哥特人凭借着军事胜利与缔结和平条约在东方站稳了脚跟,而越来越多的法兰克人则渗透到

xiv

23 这一名词需要稍加注释。对于古代人而言,βαρβαρος(蛮族人)的意思是任何非希腊人和拉丁人:例如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用 Barbarus 来称呼波斯国王,但是这个名字并不自然含有贬损的意义,在古代这个词还用来表示未开化的人或是粗鲁的人,甚至是野蛮的风俗(蛮族并不是“原始人”)。哈尔芬(L. Halphen)在《蛮族人》(Les Barbares)中并未恰当地使用该术语(第27页),他认为匈奴人是“亚洲的蛮族,比其他蛮族蒙昧”。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真正的蛮族”这一定义与波斯人进行比较(第87页)。对我们而言,基本上东方与远东的帝国不包括在蛮族人的疆域内。如果这一术语在这一时代并不普遍使用的话,我们最好就不使用它:图尔的格列高利曾经有过关于“6世纪初出现的蛮族风尚”的论述。

24 沙博,第284页。根据鲁提里乌斯·纳马提亚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在陷落之前,罗马已经任其宰割,拉丁原文如下:et captiva priusquam caperetur erat。

25 罗特,第262—263页。

26 第188页以后。

西方。一个充斥着阴谋、无序和极度混乱的时代开始了，早已是帝国同盟者的蛮族和其他要求成为同盟者的蛮族混战在一起，²⁷在这一过程中权力被掌握军队的贵族们攫取，从最初的废除皇帝直至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不必再来证明“蛮族大入侵”并非像人们一直以来想象的那样是毁灭的洪流。接踵而至的迁徙浪潮，或多或少可以被看作是带有一定武力色彩的殖民活动，²⁸这些比较麻烦的“宾客”借助地主的谨慎怯懦或者基督徒的顺从个性，不仅加快了政权解体和经济衰退的进程，而且最终导致了与希腊—罗马文明的融合。最初是蛮族的罗马化，最后则是罗马的“蛮族化”。除了西罗马帝国发展的中断之外，知识的衰落是蛮族入侵带来的必然后果。

我们看到罗马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战争天赋，同时他们也是出色的组织者，推动了独特的文学体裁和艺术品位的发展和提高，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仍然受到希腊和东方因素的潜在影响，但是形而上学的思考、美学鉴赏和纯粹研究却非他们所长，他们的政府也从来不因教育问题给自己增添烦恼。²⁹我这样说并不是指在我们论述的政治经济衰退的漫长时期里，知识的水平仅有退化而已，尤其是对西方而言。³⁰拉丁文学的最后几次间歇性的发展都与强势政府执政的时期吻合，此后一直伴随着无政府状态和发展的停滞，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中知识的贫困以及对智识和艺术的漠不关心变得越来越普遍。

xv

在主要原则和出发点上，对文学或造型艺术美的追求是同基督教教义相抵触的。文学无疑经过了基督教精神的彻底改造；陈旧

27 对联盟契约与土地要求的讨论，参见哈尔芬，《蛮族人》，第24页。

28 有关该观点的解构和重构具体内容请参见马克·布洛赫(Mark Bloch)所写的文章《法兰克诸王对高卢罗马的征服》(*Observations sur la conquête de la Gaule Romaine par les rois francs*)，载《历史评论》(*Rev. Hist.*)，1927年3—4月号，第178页注释。参见约嘉的著作，第2卷，第4章，以及哈尔芬，第12章。

29 参见第17卷和第22卷前言。

30 东方的情况，参见32卷。

的形式被强行附加了新的精神,其中的确有某些天才的灵光偶尔闪现,然而绝大多数作品字里行间都堆砌着繁琐的词藻和对经典范文低劣的模仿,这些都标志着文学衰落的必然命运。学术用语以及传统的韵体用语保存了下来,这是过去数个世纪知识积累的唯一遗存;在罗马哲学既未能发源,也没能获得什么重视,而古代的科学由于带有太多的投机色彩,对问题的研究通常浅尝辄止,³¹所以现在也已经湮灭在“来自东方的宗教狂热洪流”中。³²启示已经取代了希腊理性的分析。³³

罗特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这个颓废世界中道德的堕落以及墨洛温时期“深夜”之前思想的黎明。如果一些灵魂能够在基督的感召之下变得崇高和美好,拥有温和的特性与人性的善良,那么另一些灵魂如官员和朝臣之中的却表现出种种粗鄙和丑行,居住在城镇中的普通大众也变得越来越堕落,他们受竞技、淫秽表演的刺激变得越来越懒惰,精神日益衰弱。城市失去了活力,像罗特提到的那样,“土地成为社会的重要生机”。³⁴在最近写成的一卷内,我们好像看到了包括东方—罗马遗风、各行省趋向、基督教精神、日耳曼风俗习惯等不同元素在这个大熔炉里反应并沸腾的景象。

xvi 这个以其威望吸引了蛮族的罗马帝国被当作完美的典范继承下来,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日耳曼血统的皇帝放弃神圣罗马帝号才告终止。查士丁尼重建环地中海国家政治实体的努力徒劳无益,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灾难性的。拜占庭已经不再是罗马国家,西部已经从中分离出来。在蛮族王朝统治下——中欧陷于极度的混乱状态,英格兰被萨克逊人与凯尔特人瓜分——许多罗马—日耳曼国家逐步形成;汪达尔人在阿非利加,东哥特人(Ostrogoths)以及后来的伦巴第人在意大利,西哥特人(Visigoths)

31 参见第13卷,序论部分第18页及正文第1页。

32 罗特,第170页。

33 参见罗宾(Robin),第13卷,第439页。

34 罗特,第183页。

在西班牙,法兰克人在高卢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罗特揭示了被入侵地区的特性与入侵蛮族数量及特征双重影响下所造成的独特局面;虽然那里的城镇生活已经衰落,但是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以城镇为主的国家”,这一时期虽然国王的权威至高无上,但是仍然受到公爵们权力的制衡。³⁵如果外部环境不发生变化,在当时建立一个国家仍然是可能的,查士丁尼的野心也可以实现,但是穆斯林和日耳曼人的入侵让这一切又重新陷入无序和混乱之中。

虽然我们对这段复杂的历史细节知之不详,但是罗特却用审慎而明晰的笔法将其重新勾勒出来,在他的笔下几位强势人物从笼罩在其周边的迷雾中半遮半掩地显露出来。他将重点放在法兰克王国,这是一个在时间与地域方面发展都最为完备的国家,它“注定要在古代世界瓦解之后将一切保存下来”。³⁶在争夺高卢的日耳曼诸部落中,法兰克人是胜利者,这要归功于拥有天赋的人物克洛维,他具有精明的政治头脑,行事果断。通过自己的受洗,克洛维将蛮族与基督教力量结合起来,从而塑造了新的“历史推动力”。这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个国家。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纽斯特里亚(Neustria)和勃艮第至多只能算是对“国家”的初步尝试。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的法国就像某种没有固定形态的原生质,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切除和分割某些部分;领土没有确定的边界,人们也缺乏明确的个性特征。

国王是绝对的权威,在“王权与神权的结合”³⁷形成时即被授予神圣的权力,他将他的王国看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共和”体制不复存在;也没有公共服务体系;国王是贵族政治的领导者,是王室总管,是“绝对君主政治中的唯一主宰”,这种贵族统治并不是要

xvii

35 第287、293页,在西班牙,那里的民族融合比其他地方更快,参见第279、280、293页。

36 第312页。

37 参见拉维斯(Lavisse),《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第2卷,第274页。

逐步建立一个新的政体。³⁸对罗特而言蛮族统治时期是一个“可憎的历史时期”。尽管有一些东西被保留下来,但是古代世界并没有借助他们获得新的活力。经济衰退依然持续并且更加突显。作为富人财富和隶农制度唯一资源的土地,逐渐成为经济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基础。在日渐衰败的城镇中,工业已经名存实亡,商业也极度萎缩。货币花样繁多,不断变化并最终消失。在这个匮乏的世界里,人们似乎又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

知识的进步从此步入漫长的黑夜。人们对知识的兴趣已经逐渐消亡。希腊精神的宝贵财富哲学也被摒弃了;甚至神学在数个世纪内也乏善可陈。某些实用的发现并没有随着知识的衰退而消逝,因为它们原本也不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我们知道就像动物能形成自己的“组织”一样,人类可以制造工具。³⁹

罗特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衰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他认为天主教继承并发展了两种基本原则,一种是世俗僧侣特别是以主教为代表的管理原则,另一种是修道院式的对道德的关注——也就是罗马精神与基督精神。⁴⁰

毫无疑问,在不同的教义广泛传播的时期,天主教受到许多异教遗俗的干扰,夹杂了一些极为下流和野蛮的因素。然而,这一自东向西的宗教信仰与神秘主义的洪流,以及来自北方森林地区的蛮族,以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赋予他们一种自发的活力与激情。

罗特将古典时代与罗马时期的文学、艺术和心理学进行了一番对比,这种对比虽然有待商榷,但是却深刻而饶有趣味。他批评传统的观念,认为帝国时期的艺术“给人以千篇一律的印象”,⁴¹同时还抨击古典文学精神“阻碍了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古典文学摆在

xviii

38 罗特,第354页以后。

39 参见第2卷前言。

40 参见库诺(Cournot),《基本观念系列论著》(*Traité de l'enchaînement des idées fondamentales*),第675、678页。

41 第148页。

罗马人面前的是无法超越的典范,使他们只希望能够鹦鹉学舌说得像一些就行了”。⁴²但是当他谈及“重要作品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古典’著作不像浪漫时期的作品那样个性鲜活,洋溢着个人的情感”时,⁴³他难道不是在用法国古典主义的狭隘观念审视整个古代吗?

罗特认为:“在内容方面,古典文学只对普遍性感兴趣。它拒绝任何特殊和‘独一’的事物。如果普遍的真理已经得到阐明,那么古典文学就只好说些陈词滥调了。这种情况肯定无法避免,很快古典文学就开始变得单调乏味、空洞无物了。”⁴⁴“不仅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也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几近枯竭。直到卢梭与一些浪漫主义作家通过将个人体验引入现代文学,才将其从湮灭的边缘拯救过来。”⁴⁵

希腊—罗马文学无疑已经枯竭,但这种枯竭仅仅是因为人们思想匮乏造成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安德列·谢尼埃(André Chénier)时代,希腊—罗马文学恢复了应有的荣光和影响力。只是由于在17世纪人们对其有所误解以及通过盛行的理性主义对其进行阐释,它才似乎很难激发出杰作,并且那些作品由于受制于一定的规则注定要千篇一律,毫无内容。

罗特还论述说道,“只是在不久之前,从18世纪开始,人们才敢毫无愧色地对外界表现自己个人的喜怒哀乐。直到主观主义占了上风,文学发展才走上了前景广阔的大道”。⁴⁶但是浪漫的主观主义自身却存在着的一定的问题,即过度与单调。不久就引起了客观现实主义的回应。难道头脑中接受的现实印象不是与个人感情的印象一样丰富吗?客观的东西会比主观的更容易枯竭吗?难道浪漫主义没有通过生动再现与感觉密切相关的想象和对色彩声音运用技巧的精雕细琢而为现实主义增益吗?

xix

但是也有可能在我们研究的这几个知识发展贫乏的世纪当中,

42 第165页。

43 第157页。

44 第165、166页。

45 第225页。

46 第166页。